

“对于未来者,西藏是个令人神往的佛界净土,对于在此者,西藏是一种生活方式,对于离去者,西藏,你这曾经的家因让多少人为你魂牵梦绕——西藏,就其实在的意义来说,更是一个让人怀想的地方……”

——作家马丽华语



旅途人家

## 草原上的单亲妈妈

文\本刊特约撰稿人 刘晓霞

离帕羊镇30公里处,土路在这里大大拐了个弯,弯子附近有几户土房子,围成一个村落。村前有一个小土山,山上飞舞着五色经幡。我们爬上小山,看到远处雪山下的一群小孩,他们沿着河边追着一个废弃的车胎奔跑,笑声响亮,旧车胎成了他们心爱的玩具。山下的村子,几个老人靠着土墙在晒太阳。

我们走进村庄个子高挑的曲珍(上图)和女儿的家,发现她的家中最值钱的可能是这台18寸的彩电。她打开电视,只能收到中央一台。

这是一个四口之家,祖孙三代全是女性;曲珍的妹妹十八九岁的样子,笑起来有很深的酒窝,美丽温柔。老阿妈总是摇着玛尼轮,她请我坐到火炉边的卡垫上。妹妹拿出一个茶杯,在衣服上擦了几下,给我倒满滚烫的酥油茶。喝完一杯,细心的阿妈见我我不想续杯,就另外拿了一个曾经的罐头玻璃瓶,倒满开水。大家围在一起,说笑着,她们仅能听懂几个汉语单词,我们只能用手势和微笑交流。曲珍和妹妹以放牧为生,但土地沙化严重,牧场退化,供牛羊吃的草已经不多。曲珍未婚,孩子是一夜激情后的产物,孩子爸爸不知所终。

后来,我们到普兰县,听开餐馆的四川老乡说,这里的藏民都是这样的,婚前,男女恋爱自由,生子也自由。婚后,女方就专注家庭不再找情人了,但男方偶尔还要找。她认识一个牧女,孩子都生了两个(不同的爸爸),还没结婚。自己没能力,就交给妈妈抚养。藏族男人也不计较女方有非婚生子女,只要两情相悦就会结婚。婚后,不仅承认孩子还会尽抚养责任。

曲珍见我喜欢孩子,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:“你把孩子带走吧,见见外面的世界。”我没有带走孩子,只能留下茶钱,供她们买一点点青稞。

### 资讯补给站

**旅游佳节**:阿里的年平均气温19度,日均温差很大,8月白天气温为10摄氏度以上,而夜间气温降至摄氏零度以下,一定要带好足够御寒的衣物。阿里全年降水量极少,雨量集中在5—9月份。每年前5—7月初以及9—10月可以游览,7—9月初为雨季,道路非常难行。

**进藏需带药品**:常规旅游准备一些感冒药品、胃肠类药品和一些去热止痛的药品就可以了,如:感冒片剂、泻痢停、复方阿斯匹林、扑尔敏、抗生索,若对高原反应没有信心,可以准备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品;高原红景天(至少提前10天服用)、百服宁(控制高原反应中的头痛)、西洋参含片。

**特殊旅游**:比如完全背包客、徒步、探险,建议还要备一些一下药品:常备药物:牛黄解毒片、黄连素、息斯敏、乘晕宁;抗高原反应药;诺迪康胶囊、西洋参(对缓解极度疲劳很有用)、速效救心丸;维生素类。

**进藏旅游必备日用品**:太阳镜、太阳帽、防晒霜、护肤霜、润唇膏、长袖上衣、毛衣;对于特殊旅游或去阿里、藏北,建议带:睡袋(防寒)、床单(防脏)、羽绒服、旅游鞋或登山鞋、拖鞋、牙刷、牙膏、毛巾、卷筒纸、纸内裤、消毒湿巾、手电筒等。(梁辑)

# 行走天堂的边缘

文、图\本刊特约撰稿人 刘晓霞 丹尼



## 西藏不是天堂,她在天堂隔壁;我从未到达天堂,我在天堂边缘。 ——题记

## 大自然的奇迹 扎达士林

到过阿里6次的摄影家朋友曾对我说:“在任何季节,任何时间,任何天气,任何光线下,士林和古格都会让你极度震撼”。“正午的顶光下也会吗?”我问。“会。”

清晨,我们开往门土,开往巴尔兵站,附近的无名小湖,像一汪翡翠色的眼泪,凝固在赭色山体之中。翻过5100多米的山口,开始在悬崖上行进,冲上一个又一个四五十度的草坡,涉入一个又一个的水洼,终于一路颠簸到了草原。14点10分,天边突然矗立一座石头垒起的城市,像海市蜃楼,但又并不虚无飘渺。天空下面是雪山,雪山下面,180度铺展开的士林,占据了整个地平线,在正午的强光下闪闪发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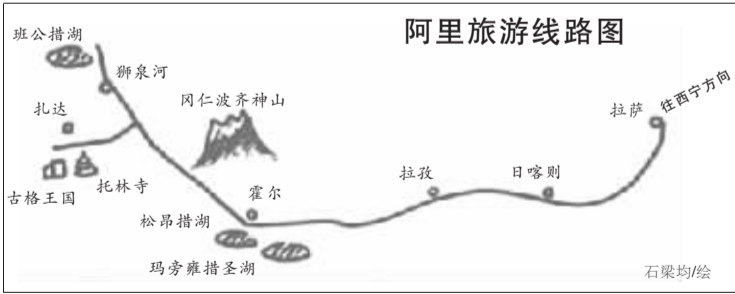
## 异域风情托林寺

被士林包围的扎达县,可能是中国除墨脱以外最难到达的县城。此地已距拉萨2270公里,距狮泉河400公里。它是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的中心。

在这天地间都被士林填满的地方,竟然有一方绿洲!绕扎达缓缓流淌的象泉河,虽是细小的一弯,但还有生命,让这一小块平地充满生机。随处可见的小草一蓬一蓬,顽强地从土缝中钻出来,金黄的杨树伸向

扑面而来;双子塔,形同蒜头的士林群,像汉俑的群像,士兵,房屋,官殿,城堡……。

方圆2464平方公里的士林,如汪洋大海一样要把渺小的我们吞没。很久以前,扎达就是一片汪洋,后来,士林渐渐从海底冒出来,再后来海水消失了,陆地裸露,经雨水冲刷,形成千奇百怪的土林的海洋。



后弘期之先声。

除了宗教贡献,托林寺的建筑和壁画艺术也是瑰宝。我们在黄昏喇嘛们做晚课时,敲开寺门,丹增主持热心地带我们参观壁画。托林寺有两个大殿,许多雕塑和壁画都在文革中被损毁了。集会殿因为作为公社粮仓,才幸免于难。那些美丽的壁画,用矿物颜料和金粉绘制,千年之后,宛如新生。

夕阳西下,托林寺沐浴在最后的辉煌中。俯瞰清澈见底的象泉河,凝重浩瀚的士林,玫瑰紫的晚霞,如游丝一般缠绕雪峰,恍若梦中。

远地区的人民也需要娱乐,但不知这间小屋里有什么样的娱乐?这个比玛尼干戈更苍凉,更野性的地方,更接近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小镇。只是,黝黑的帕羊小伙子不骑马,他们骑着摩托车,在小镇横冲直撞。

成群的牛羊和大狗,闲庭信步。少女从河边背水回来了。家家户户开始做饭。孩子们在街上疯跑,他们都有星星一样明澈的眼睛,虽然不能用汉语交流,笑容却可作为最好的沟通。很想给孩子们拍摄合影,但使出浑身解数,仍不能让他们安静片刻。我们随便一个动作都会引发他们的大笑,哪怕板着脸,也会让他们笑得东倒西歪。

像一个镇,两排簇新的藏式平房夹着一条被我们称为“霍尔乡大道”的柏油马路。我们在成都餐厅吃饭,东北广西越野车队坐在邻座。天下驴友是一家,几句寒暄就熟了。东北领队大哥问我:“你们是来转山的吗?”我说不是。“那是来转湖的?”我摇头。“那是赚钱的。”“你答对啦!我们每天想的就是赚钱。”相视而笑。“你来过西藏几次?”我答3次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:“我来了14次。”又指旁边的哥哥:“他7次,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走南线了。因为南线走了很多次,不觉得惊艳了。我们从大北线出阿里,要去双湖无人区。”

我比较疑惑,难道在看过了美得令人绝望的景致以后,审美晕眩而被审美疲劳代替,只有死寂的无人区才能够诱惑那再难受诱惑的心?

为“须弥山”,印度语为“凯拉斯”。它不仅是佛教认定的世界中心,也是印度教,耆那教和本教认定的世界中心。6656米,并不算高的海拔,终年积雪不化,而周围多座7000米以上雪山都会在夏天冰消雪融。它如八瓣莲花的花蕊,端坐云中,俯瞰人间。从中国各藏区,印度、尼泊尔来的教徒以转冈仁波齐为一生理想。天寒地冻,长路漫漫,什么也不能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。转外圈全程56.5公里,最高处5650米,一般人需要三天。2002年转山人数超过3万,当年有十几人因高山病死在途中,其中一位是澳门的西藏发烧友。藏民认为,能死在转山路上,是一种幸福,是前世修来的福报。

风大如刀,寒冷彻骨,阴云散尽,太阳升起来。神山与我们同在,圣湖与我们同在,幸福也与我们同在。

## 西部牛仔小镇 帕羊

从拉萨出发一路向西,两天之后,经日喀则到拉孜,柏油马路走到尽头,两旁是绵绵沙丘。沙丘之中,尚有小块草原,稀稀拉拉的牛羊散落其间,马泉河畔我们前行,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系绵延到天边。我们的第一站:帕羊。

一摄影家朋友曾委托我,到帕羊后要替他念六字真言还愿,因为他三次经过帕羊,都看到了彩虹。

我们没看到彩虹,却看到满天飞舞的黄沙,遮蔽了黄昏的天空。两条土路,七零八落的藏房,汽车修理部,川菜馆,台球桌,一间土平房居然挂出了“帕羊娱乐中心”的大招牌。偏

## 从帕羊到霍尔——天堂才有的颜色



——出帕羊,眼睛就展开了天堂之旅。蓝天透明深远,总在变幻的各种形状的云,低得伸手可摘,沼泽地铺满不知名的红草黄草,厚如毛毯,牧民的小白屋,倒影在静谧的绿色湖水中,喜马拉雅雪山一直伸向天边。当一切都静得像进入梦乡,藏野驴闪电一般飞奔而来,野牦牛悠闲踱步而来,小鸟翩翩翱翔而来,让这斑斓的画卷灵动飞舞起来了。

陕西援建的霍尔乡比帕羊更

## 神山圣湖日出



玛旁雍措还没苏醒,纳木那尼已初露曙光,它比对面的冈仁波齐要早一点触摸到阳光。我们站在神山圣湖之间,静静等待那激动的一刻。

朝霞染红了纳木那尼峰,圣湖的深蓝色水面也开始泛起金光。天更亮了,红光晕染得越来越大,连绵雪山村映在猩红的天幕下,恍如天